



他是精通武艺，曾饱尝流浪之苦的军官子弟；
他战功卓著，用谋得当，和平演变夺得江山；
他靠武力建国，却能以文治国，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。

田芳芳◎著

HUANGPAO JIASHEN
ZHAOKUANGYIN

中国
历代
风云
人物

赵匡胤

黄袍加身

『上册』

黄袍加身

赵匡胤



田芳芳◎著

上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袍加身: 赵匡胤: 全2册 / 田芳芳著. —北京:
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7.3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
ISBN 978-7-113-22639-8

I. ①黄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赵匡胤 (927-976) -
传记 IV. ①K827=4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12975号

书 名: 黄袍加身: 赵匡胤

作 者: 田芳芳 著

责任编辑: 刘建玮

电 话: (010) 51873038

封面设计: **MX** DESIGN
STUDIO

电子邮箱: liujw0827@163.com

责任印制: 赵星辰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 (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)

印 刷: 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33 字数: 629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22639-8

定 价: 59.8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 (010) 51873659, 路电 (021) 73659, 传真 (010) 63549480



目 录

- 【第一回】 问前途襁褓持剑，扫敌寇少年悬弓/1
- 【第二回】 洞房花烛误壮志，佛门青灯指迷津/29
- 【第三回】 论马前军功非小，看城下名望乃高/67
- 【第四回】 逞神勇军临北汉，出奇谋兵困寿州/103
- 【第五回】 宋太祖六合大战，赵匡胤黄袍加身/143
- 【第六回】 泼冷水赵普惊梦，吞鸩毒玲珑殉情/183
- 【第七回】 席间饮来一杯酒，沙场拂去万家兵/223
- 【第八回】 荆襄地归化王道，后蜀国臣服上邦/253
- 【第九回】 夫人堪匹花蕊貌，将军不让兴国志/291
- 【第十回】 斩叛寇君臣折辩，护佛像龙虎联姻/329
- 【第十一回】 南北刀兵倏忽起，君臣罅隙旦夕生/367
- 【第十二回】 文考场辛氏压众，武战阵马林显才/407
- 【第十三回】 马林惨遭梟首刑，赵普巧施反间计/435
- 【第十四回】 三山铁骑平北寇，一江春水向东流/473
- 【第十五回】 千载悬案摇烛影，一代龙主殁斧声/493



【第一回】

问前途襁褓持剑，扫敌寇少年悬弓

历史总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不断变化且向前发展的。朝代有盛有衰，当它衰落的时候，新的朝代便取而代之了。

大唐帝国曾经威风八面，可经“安史之乱”一折腾，元气大伤，虽然又苟延残喘了许多年，但昌盛不再。公元907年，宣武节度使朱温把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李柷（唐哀帝）赶下台，自己做了皇帝，改国号为“梁”（史称“后梁”，朱温即后梁太祖），定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从此，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极其混乱的“五代十国”时期。这一时期前后绵延五十余年。

后梁是一个短命王朝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赶走后梁末帝朱友贞，建立“唐”朝（史称“后唐”，李存勖即后唐庄宗），定都洛阳。三年之后，后唐发生内乱，李存勖的部下李嗣源又把皇帝的宝座抢到手（李嗣源即为后唐明宗）。李嗣源做了皇帝之后，改年号为“天成”。

我们即从后唐明宗天成年间说起。

天成二年（公元927年）二月十六日，后唐都城洛阳夹马营的一座府宅内，香烟缭绕。缭绕的香烟中，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显得庄重而神秘。佛像并不大，但一双佛眼却慈善而凝重。佛眼的面前，有一位双膝跪地的祈祷者。

祈祷者缓缓地抬起了头。这是一个中年男人。看他的面貌，似乎比观世音还要亲善。圆圆的脸，温柔的眼神，眉宇间透着一团和气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位乐善好施者。而实际上，他却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，姓赵，名弘殷，时任后唐飞捷指挥使。

赵家祖居涿郡（今北京市西南），是世代代的官宦之家。赵弘殷的曾祖赵眺，曾在唐朝先后任过永清、文安、幽都令；祖父赵珽，担任过御史中丞一职；父亲赵敬，历任营州、蓟州、涿州刺史。

赵弘殷靠着一身过硬的骑马射箭功夫，曾带着五百人在黄河边上救过后唐庄



宗李存勖一命，故而博得了一个飞捷指挥使的武职。此职是统率皇帝亲军的，可见李存勖对他的器重和信任。虽然李嗣源称帝之后，赵弘殷失去了信臣的地位，但职务却也未变。

一个大将军，为何要跪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前焚香祷告？他究竟要祷告什么？

原来，内室里，赵弘殷的妻子杜氏正在努力地要把腹中的胎儿生出来。赵弘殷是在为妻子生产而祈祷。

一般人作如此祈祷，无外乎有两大内容，一是祈祷妻子生产顺利，二是祈祷妻子最好能产下一个男孩。但赵弘殷不同，他的祈祷还有第三项内容，那就是：无论妻子生男生女，都千万别过早地夭折。

这似乎有些奇怪，更有些不近情理。妻子尚未生产，赵弘殷为何就想到了夭折一事？原因是，在此之前，赵妻杜氏曾产过一女，但不久便夭折了；后来，杜氏又产下一儿，赵弘殷高兴得不得了，为儿取名“匡济”——“匡济”乃匡济天下之意，从此不难看出赵弘殷自己的远大志向及对儿子的莫大期望——但匡济刚满周岁，就又夭折了。

赵弘殷是一个带兵的将军，随时都有战死沙场的可能。如果妻子杜氏所生儿女（尤其是儿子）都一个接着一个地夭折，那他岂不就有断子绝孙的危险？

故而，杜氏在内室紧张地生孩子，赵弘殷在外屋也很不轻松。他既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杜氏顺利地产下一子，更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他的儿子平安地长大成人，了却他的心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外屋的赵弘殷比内室的杜氏还要紧张。才三月天气，赵弘殷的脸上就沁出了黄豆粒大的汗珠了。

其实，赵弘殷在观世音的面前也只跪了约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他就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因为他听见了从内室里传出的婴儿的哭声。只是那哭声太过清脆，像是发自女婴之口。所以，赵弘殷起身之后，一时怔住了。

产婆从内室走出，来到赵弘殷身边，笑容满面地说道：“恭喜大将军，贺喜大将军，夫人平安，少爷也平安……”

“少爷？”赵弘殷大喜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产婆，“你是说，夫人为我生了一个儿子？”

“可不是，”产婆讨好地道，“少爷足足有七八斤重，长得方面大耳，一看便知是大福大贵之人！”

产婆话未落音，赵弘殷已经奔到了内室的门口，但旋即，他又跑回来，先是冲着观世音佛像虔诚地鞠了一个躬，然后向产婆表示感谢，并叫产婆去管家那里领赏钱，接着甩开大步，跨进了内室。

赵弘殷跨进内室的时候，仿佛看见满屋皆为红光盘绕，红光中还飘散着一股股让人沉醉的异香。更为奇妙的是，杜氏怀中的那个婴儿，从头到脚都呈现出一



种耀眼的金色。这种金色三日之后才退。

赵弘殷目光定定地望着杜氏的怀中，仿佛杜氏怀中的婴儿与他赵弘殷没有什么关系。

杜氏颇为诧异地问道：“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”

赵弘殷动了动双唇：“夫人所生……果然是儿子？”

杜氏举起怀中的婴儿，露出婴儿腿间那“宝贝”，道：“将军请仔细瞧瞧……”

“果然是儿子，果然是儿子！”赵弘殷有些激动，声音略略大了些。婴儿似乎很敏感，顿时“哇”地哭起来，慌得赵弘殷“啪”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嘴里还说道：“为父该死，竟然吓着我儿……”

杜氏将乳头送入婴儿嘴里，婴儿渐渐平静了下来。赵弘殷盯着婴儿对杜氏说道：“夫人又辛苦了一回……”

杜氏轻叹道：“辛苦不辛苦没什么，但愿这孩子万事大吉啊！”

赵弘殷不禁又想起那夭折的一子一女来，杜氏也默然不语。屋内气氛一时有些凝重。只有那小婴儿，安然地闭着双目，全然不把屋内的凝重和感伤当作一回事。

第二天，赵弘殷为自己新生的儿子取名“匡胤”。“匡胤”是匡救后世的意思，与夭折的“匡济”的名字的含义大同小异。给儿子命名之后，赵弘殷又有些后悔：第一个儿子取名“匡济”，刚满周岁便夭折了，第二个儿子取名“匡胤”，岂不是有不祥之嫌？

赵弘殷把这种后悔对妻子说了，并有意为儿子另起一个名字。杜氏却不以为然，她对赵弘殷说道：“何必为胤儿改名？人的寿数自有天定，与名号何干？”

赵弘殷平素是很尊重妻子意见的。杜氏既然这么说，他也就打消了改名的念头，只是心中始终忐忑不安。

虽然杜氏认为人的寿命长短自有天定，但对赵匡胤的呵护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叫丈夫去买两个伶俐的丫环来伺候赵匡胤。

赵弘殷倒好，一下子买来了六个丫环。一天到晚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赵匡胤的身边都至少有两个丫环在守护。纵然如此，周岁以前的赵匡胤也生了几场不大不小的病。赵匡胤每一次生病，都吓得赵弘殷和杜氏提心吊胆。有一回，赵匡胤发了半天烧，却吓得赵弘殷一连三天都高烧不退。

而赵匡胤八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蹒跚学步，长到十个月，他就已经能清晰地喊“爹”“娘”了，个头也比同龄小孩要高出一大截。

眼看赵匡胤就要满周岁了，想到自己第一个儿子就是在满周岁后不幸夭折的，赵弘殷又不禁惶恐起来。



赵弘殷向妻子建议道：“夫人，我以为，就不要给胤儿抓周了……”

杜氏不同意：“将军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与抓周何干？”

杜氏虽为女流之辈，但比丈夫更有主见。赵弘殷最后道：“那就听夫人的吧！”

所谓“抓周”，即是在小孩满周岁那一天，在他面前摆放着一些不同种类的东西让小孩伸手抓，小孩第一次抓住何物，便可据此推测小孩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比如，小孩第一次抓到的是食物，那这小孩以后就是一个好吃鬼；如果第一次抓到的是书本，那这小孩长大后就能考取功名。

有些父母对抓周十分认真，赵弘殷和杜氏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惜的是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赵匡济就是在抓周后的第二天突发高烧，第三天即离他们而去，所以，抓周在赵弘殷的心中一直留有很大的阴影。

赵匡胤满周岁的那一天终于来了。抓周的时候，赵弘殷在儿子的面前放了一大堆东西，有吃的、玩的、用的……赵弘殷拿了五六本书放在距赵匡胤最近的地方，很明显，他是希望儿子抓到书本。

但赵匡胤没有去抓书本。确切说，他什么也没有抓，两只小手只是在身前舞动，可就是不朝下抓。

赵弘殷有些急了：“胤儿，你倒是快点抓啊……”

杜氏瞧出了点名堂：“将军，你看胤儿在看什么？”

可不是吗？赵匡胤一对小眼珠子不错神儿地朝着赵弘殷的身后瞅。赵弘殷身后的墙壁上悬挂着一柄剑，一柄随赵弘殷征战沙场的宝剑。

赵弘殷皱了皱眉，然后吩咐仆人道：“将剑取来，放在少爷面前。”

说来也怪，仆人刚把剑放在赵匡胤的面前，赵匡胤的双手就“扑”地抓住了剑鞘，且一只小手还慢慢地摸到了剑柄上，似乎是要将剑从鞘里拔出来。再看赵匡胤的脸，明显地有一种满足的神情。

“夫人，”赵弘殷又皱起了眉，“这孩子，好像有点奇怪……”

杜氏却不以为然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喜欢舞刀弄枪，胤儿自然也就喜欢剑。”

是啊，第一个儿子赵匡济倒是在抓周的时候抓着了书本，但周岁就死了。说不定，胤儿舍书抓剑，是个好兆头呢。

尽管如此，在赵匡胤抓周之后，赵弘殷的心也还是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好在他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三年也过去了，赵匡胤在茁壮地成长着。而且，自满周过后，赵匡胤好像从未得过什么病。赵弘殷略略地安下了心，杜氏也常常微笑着看着赵匡胤的身影。

后唐长兴三年（公元932年）春，赵匡胤已经六岁了，小小的身子骨，结实得



就像一头小牛犊。他曾在与同伴玩耍时，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揍得鼻青脸肿。

赵弘殷知道后，本想好好地惩罚赵匡胤一顿的，可杜氏却道：“胤儿能将比他大的孩子打败，说明胤儿有出息。”

杜氏这么说了，赵弘殷也就不便对赵匡胤动手了，加上膝下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。最终，赵弘殷亲自到被打的那个男孩家里赔礼道歉，平息了此事。

然而，有一回，赵弘殷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硬是当着杜氏的面，狠狠地打了赵匡胤一巴掌。原因是，赵匡胤在家里拿木棍当剑耍，将一个仆人的脸划了好几道血口子。

赵弘殷打赵匡胤的时候，杜氏流泪了。赵弘殷连忙对杜氏道：“夫人，不是我狠心……他才这么大就如此胡闹，将来又会如何？”

杜氏抹了抹眼泪道：“将军，送胤儿去念书吧。”

赵弘殷自然没有意见。就这么着，六岁的赵匡胤，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。

教赵匡胤读书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，年岁虽不是很大，但长得瘦骨嶙峋的，又蓄着长须，所以一眼看上去，颇有一副老学究的模样。

陈先生在洛阳一带小有名气。然而他名气再大，似乎也奈何不了赵匡胤。与赵匡胤同学的七八个小孩，在陈先生摇头晃脑、之乎者也的时候，都专心致志地听着，生怕漏听了一个字。而赵匡胤却一只眼瞥着陈先生的胡须，一只眼瞟向窗外，看窗外行人匆匆或鸡飞狗跳。陈先生发现了便提问赵匡胤。赵匡胤站起来，一脸的茫然又一脸的天真，弄得陈先生哭笑不得，只能连说几句“不可教也”了事。

最让陈先生哭笑不得的是在一个阴天的上午，他讲解孔子，讲解得眉飞色舞、声情并茂。在他的口中，孔子简直就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圣人。就在陈先生将要结束自己的讲解时，赵匡胤突然起身问道：“先生，那孔圣人会骑马吗？”

陈先生一愣，随即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孔圣人……经常乘坐马车出游……”

“先生，”赵匡胤紧接着问道，“那孔圣人会舞剑吗？”

陈先生真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但还是说：“孔圣人……看过别人舞剑……”

赵匡胤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：“先生，那孔圣人一不会骑马二不会舞剑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如何能称得上圣人？他只不过是一个能认得几个字的小老头罢了，先生这么起劲地夸他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

与赵匡胤同学的七八个小孩也大着胆子笑起来。陈先生一时很是难堪，手中的戒尺举起老高，但终究没有落下来。毕竟，赵匡胤的父亲是当朝的将军，他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。

陈先生找到赵弘殷道：“将军大人，贵公子无心读书，又目无尊长，还肆意贬损先贤，陈某无能，实在难以教导，还是请将军大人将贵公子领回吧。”



无论是赵弘殷如何赔礼道歉并再三地恳求，陈先生似乎都已拿定主意，不再教赵匡胤读书。最后，杜氏说道：“陈先生，胤儿在你那里上学，我们付你双倍学费。”

陈先生虽在教书上小有名气，但无奈家境清贫。听了杜氏的话后，他勉强地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但请将将军和夫人多管教管教贵公子！”

赵弘殷回家后，便追问赵匡胤如何得罪了陈先生。赵匡胤也不隐瞒，老老实实地说出原委，惊得赵弘殷大叫道：“难怪陈先生生气……你怎能这般侮辱孔圣人？”

“我没有侮辱孔圣人！”赵匡胤昂起头，“孩儿说的是实话，也是心里话。那孔圣人既不会骑马又不会舞剑，就算不得有什么真本领！”

“大胆！”赵弘殷大喝一声，举手就要打向儿子。杜氏忙道：“将军息怒！妾身以为，胤儿所言也不无道理！”

赵弘殷长叹一声道：“夫人啊，我倒是会骑马会舞剑，可到现在不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将军？我是希望胤儿能够好好的读书，将来也好有个不错的前程！”

杜氏却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岂能勉强？何况胤儿尚小，能认识几个字也就是了。”

于是，赵匡胤就继续跟着陈先生读书识字了。还同过去一样，无论陈先生讲什么，赵匡胤都三心二意的。好在赵匡胤也不多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在窗边。而陈先生呢，也只当没有赵匡胤这么一个学生，甚至都懒得看他一眼。

然而，出乎陈先生意料的是，每次考试赵匡胤的成绩并不很差，有一回，赵匡胤甚至考了个第二名。

日出日落，冬去春来。转眼间，赵匡胤已经随陈先生念了两年书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使得赵匡胤不得不中断了学业。

一天下午，赵匡胤依旧坐在窗边三心二意地听着陈先生讲课。忽然，赵匡胤发现窗外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，几个军士正在驯服一匹马。赵匡胤一时兴起，便假装肚子不舒服，要出去方便。陈先生“嗯啊”了一声，赵匡胤就飞也似地跑出了屋子。

赵匡胤一口气跑到了那匹马的近旁。这几个军士恰巧是赵弘殷的手下，其中有认识赵匡胤的，便迎上来打招呼。

赵匡胤问是怎么回事，一军士回答：“这是一匹北方来的马，未曾驯服过，我们正在试图驯服它。”

一军士爬上了马背，另一军士则紧紧地拽住缰绳。刚开始，那马还挺老实，动也不动，可突然长嘶一声，两只前蹄高高抛起，将背上的军士“咕咚”一声掀倒在地上。若不是拽缰绳的军士卖力气，这马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

另一位军士不服气，身子一纵就跃上了马背。可惜他刚一跃上马背，那马就四蹄咆哮，一会儿甩头，一会儿耸臀，弄得军士“嗷嗷”直叫，魂飞魄散。最终，他惊呼一声，栽落马下。

好半天，在同伴的帮助下，被摔的军士才“哼哧哼哧”地爬起身，龇牙咧嘴地说道：“胡马野性太重，诚不可驯也！”

赵匡胤看得心痒，不觉趋前一步道：“我来骑它试试。”

一军士忙道：“公子切莫拿此开玩笑，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！”

其他军士也纷纷劝阻。赵匡胤却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不就是一匹马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

说着，赵匡胤就来到马下，试图爬到马背上去。可是，虽然他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出一截，但站在马前，却仍显得太过矮小，凭他一个人要想骑上马背那是不可能的。

赵匡胤叫一个军士抱他上马，那军士畏畏葸葸地不敢答应。赵匡胤眼珠子一转道：“我只是到马背上去坐一坐，然后就下来，还不行吗？”

那军士迟疑了一下，最终将赵匡胤抱上了马，但两只手却紧紧地扶着赵匡胤。赵匡胤说道：“你把手拿开，你这样扶着我不舒服。”

那军士犹豫地拿开了手，可始终站在马肚子旁边。赵匡胤得意地叫道：“你们看，这马不是挺老实吗？”

是呀，赵匡胤在马背上一会儿顺骑、一会儿倒骑，还时不时地拍拍马屁股，可那马却动也不动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

几个军士面面相觑。一个军士说道：“真是奇怪呀！这马好像认识赵公子似的。”

赵匡胤趁机对牵缰绳的军士道：“你把缰绳给我，我骑它。”

那军士将缰绳交给了赵匡胤。赵匡胤一抖缰绳，那马竟然缓步徐行起来。

几个军士一边跟在马的后面走，一边咂咂称奇不已。

但很快，那马就突然昂首一叫，撒开四蹄，一路狂奔。吓得那几个军士一边大叫着“赵公子”，一边拼命地追赶。可人的双腿是跑不过马的，眼看着那马就驮着赵匡胤跑出了很远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那马一开始是朝着陈先生家的方向跑去的，接着便围着陈先生的家转起圈来。那几个军士前堵后追，想把马截住，但那马却只由着性子转圈。几个军士又不敢硬拦，只能惊慌失措地大呼小叫着。

正在屋里讲课的陈先生听到了呼叫声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想出去看个究竟。陈先生刚迈出屋，那匹马就呼啸而至，吓得陈先生“啊呀”一声怪叫，慌忙转身躲避。躲是躲过去了，但他却在情急之中闪了腰、扭了脚，只能痛苦地坐在



门槛上“哎哟哎哟”地呻吟。

几个军士顾不得什么陈先生，依然慌慌张张地试图将马阻住。

大约有半个时辰光景，那匹马终于被赵匡胤用缰绳死死勒住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喘着粗气，停在了几个军士的身旁。

当几个军士提心吊胆地向马围拢过去的时候，赵匡胤正在马背上同马赌气：“你跑啊？你怎么不跑了？”

见赵匡胤安然无恙，几个军士这才放了心，有一个军士累得居然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

赵匡胤“嗖”地从马上跳下来，几个军士睁大眼睛不认识似的瞅着赵匡胤。赵匡胤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：“你们，为何如此看我？”

一军士问道：“公子适才一直骑在马背上？”

赵匡胤回道：“那是自然。这匹马想跑，我就索性让它跑个够！”

那军士竖起大拇指道：“公子真乃神人也！”

就在这时，陈先生看到了赵匡胤，想抓住他，可腰腿都疼得厉害，只得扯开嗓门儿叫道：“赵匡胤，我陈某即使饿死，也绝不再让你踏入学堂一步！”

陈先生当然没有饿死。他一瘸一拐地找到了赵弘殷，赵弘殷满脸愧色地说道：“小儿太过调皮，真是委屈先生了。”

就这样，赵匡胤便失了学，不过也没有挨父亲的打。这倒不是因为杜氏的保护，而是因为当时的赵弘殷已经没有什么心思来管教儿子了——国家形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原来，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，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，史称后唐闵帝。然而，李从厚只当了一年的皇帝，就被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杀死。李从珂杀死李从厚之后，自立为帝。但李从珂的好景也不长。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，时任河东节度使，见几年之内，皇上换了几茬，便也滋生了做皇帝的念头。只是当时石敬瑭的势力还无法与李从珂相抗衡，无奈之下，他就屈膝投靠了北方的契丹族。

契丹族本来并不强大，可到了耶律阿保机（即辽太祖）做首领时，契丹国力开始强盛起来，经常派兵四处侵扰。李从珂夺得后唐帝位时，契丹国主是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（即辽太宗），这时契丹的国力更加强盛。

石敬瑭投靠的就是耶律德光。为了获取耶律德光的支持，石敬瑭许诺说：“只要能让我做上皇帝，除每年向契丹贡献三十万匹帛及金银珠宝外，还将河北、山西一带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。”

耶律德光高兴了，立即派兵赶走李从珂，在汴梁册立石敬瑭为皇帝，国号为“晋”，史称“后晋”。

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，但却只是一个儿皇帝。



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为皇帝的文表中明明白白地写道：“我待你就像待我的儿子，你待我就像待你的父亲。我国与你国应永结为父子之邦！”

如果耶律德光的年岁比石敬瑭大，那他在册立文表中说那些话似乎还有点道理，然而实际情况是，当时的耶律德光才三十五岁，而石敬瑭已经四十五岁了。而石敬瑭却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在后晋的皇帝宝座上坐得有滋有味。

赵匡胤年纪尚小，还不懂得什么国家和民族的大业。赵弘殷虽然一把年纪了，但面对变幻莫测的形势，却也只能在家里长吁短叹。

杜氏问赵弘殷：“这世道变来变去的，什么时候才有个终结？”

赵弘殷回答妻子道：“夫人不知道，为夫又焉能知晓？”

亏得赵弘殷还算是个较稳重的人，没有参与到朝代更换的变乱中去，不然，赵家的光景就实难预料了。

朝代更换了，赵弘殷的职位依旧，由后唐的指挥使变成了后晋的指挥使。只是后晋的都城在汴梁，赵弘殷只得举家离开洛阳。

赵家迁到汴梁之后，生活还算安定。赵弘殷便对杜氏说道：“我想找个教书先生让胤儿继续念书。”

杜氏没有意见，但赵匡胤却有意见。他对杜氏说道：“娘，孩儿不想念书，孩儿想学骑马射箭！”

杜氏连哄带劝道：“胤儿，你现在还小，等你长大了，就叫你爹教你骑马射箭。”

无奈之下，赵匡胤又一次地被父亲带到了一位教书先生的家里。赵弘殷警告儿子道：“你要是再不好好念书，胡乱惹事，我就揍死你！”

赵匡胤笑着回道：“你要是揍死我，你就没有儿子了！”说得赵弘殷两眼直发愣。

这回的教书先生姓辛，名文悦，比洛阳的那个陈先生要年轻许多。据说，辛文悦曾参加过进士考试，而且差一点就考中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赵匡胤一见到辛文悦便有一种亲切感，而辛文悦见到赵匡胤也很是喜欢。辛文悦对赵弘殷说道：“贵公子日后定当大富大贵！”

赵弘殷勉强笑道：“胤儿若能在先生处多认识几个字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赵匡胤接话道：“爹请放宽心，孩儿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”

说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。赵匡胤虽然对辛文悦颇有好感，但当辛文悦慢条斯理地讲授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的时候，他依然是心不在焉的，有时候甚至还会趴在书桌上打盹。

辛文悦问赵匡胤道：“你天资聪慧，为何对读书不感兴趣？”

赵匡胤回答得很干脆：“读书无用！”



“那么，”辛文悦继续问道，“你以为何物有用？”

赵匡胤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骑马射箭，舞刀弄枪！”

“好！”辛文悦重重地点了点头，“我就满足你的愿望。”

辛文悦自己并不懂武艺，但他有位江湖朋友却颇通武艺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从此，只要那位朋友在家，辛文悦便把赵匡胤领去习武。那位朋友也很喜欢赵匡胤，于是就将一身武艺倾囊传授。

这样，赵匡胤在汴梁便有了两位老师，辛文悦教他习文，那位江湖好汉教他习武。赵匡胤原本对习文不感兴趣，可自从习武之后，他对读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起来。

赵弘殷并不知道赵匡胤习武一事，但见儿子的功课越来越上进，心中很是高兴，于是就常常叫儿子带些吃的用的给辛文悦，以示感谢。杜氏也欢喜异常地对丈夫说道：“胤儿长大了，真的懂事了！”

赵匡胤进步很快，尤其是在武艺方面。十八般兵器他几乎都能耍弄一番，特别是马上射箭功夫，简直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

有一回，他骑在马上，一箭射出，竟然将百步之外的一枚悬于树枝上的铜钱射飞，惊得那江湖好汉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。

事后，江湖好汉找到辛文悦说道：“那么远的距离，甭说是在马上了，就是立于地面，我也未必有把握射中那枚铜钱啊！”

虽然赵匡胤在读书上的进步没有在习武上的进步快，但成绩也不差。

有一次，赵弘殷夫妇与儿子在一起吃饭。吃饭的当口，赵弘殷抹了一下嘴唇说道：“胤儿，你跟着辛先生已读了一年多的书了，今日我来考考你，如何？”

因为赵弘殷没什么学识，所以杜氏十分惊讶地望着丈夫问道：“你，想考考胤儿？”

“当然。”赵弘殷从怀中摸出一张纸来，“我考题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考吧。”赵匡胤仿佛胸有成竹，“请父亲大人出题。”

赵弘殷先是呷了一口酒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接着看着纸条念道：“胤儿，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’这句话出自何书啊？”

“出自《周易》。”赵匡胤脱口而出，“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大自然按照它本来的规律强有力地运动着，君子应该像这种运动一样，自强不息、奋发向上！”

杜氏虽不知道《周易》是何书，也不知道儿子所言是否正确，但还是由衷地赞叹道：“胤儿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！”

赵弘殷眨了眨眼睛，又呷了一口酒，然后说道：“胤儿，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这句话又出自何典啊？”

“语出《诗经》。”赵匡胤的回答还是那么利落，“它的意思是，普天之下



的土地，都归天子所有；四海之内的百姓，都是天子的臣民。父亲大人，孩儿说的对不对啊？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赵弘殷激动得差点站起身，“胤儿确实出息了！”

赵匡胤忽然嬉皮笑脸起来：“爹，孩儿都回答正确了，你不应该给孩儿一点赏赐吗？”

“说吧，”赵弘殷十分爽快，“你要什么？”

赵匡胤也不答话。他走到父亲身边，抄起酒壶将杯子斟满。赵弘殷正要夸奖儿子有孝心，却见赵匡胤端起酒杯，将酒倒进了自己的嘴里。

赵弘殷惊道：“胤儿，你小小年纪，如何能饮酒？”

赵匡胤哑巴哑巴嘴道：“爹，孩儿不想要别的赏赐，只想喝三杯酒……”

赵弘殷很为难地看着杜氏。杜氏接过酒壶，一边斟酒一边说道：“胤儿这小小的要求，不算过分。”

赵匡胤笑了，仰脖喝干了母亲斟的酒。赵弘殷也一把抓过酒壶，亲自斟满一杯酒，并将酒递给儿子。

三杯酒下肚，赵匡胤若无其事。赵弘殷有些狐疑地说道：“莫非胤儿是天生的海量？”

杜氏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妾身以为，胤儿以后无论在哪方面都会比他爹要强！”

赵弘殷大笑道：“但愿夫人所言都能变为现实！”说完，就踉踉跄跄地回房休息了。

杜氏余兴未尽地对赵匡胤笑着说道：“胤儿，看来你真的读了不少书啊！你参考你，竟然难不住你！”

赵匡胤“嘿嘿”一笑道：“娘，其实爹所出的那两道考题，昨天就被我发现了，我事先从辛先生那儿得到答案，爹自然就难不住我了！”

“啊？”杜氏一怔，思索了老半天，终究也没有思索出儿子所言究竟是真是假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在赵弘殷夫妇的眼里，赵匡胤已经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了。至于这知识和文化的水平到底有多高，恐怕只有赵匡胤自己才能说清楚了。

后晋天福三年（公元938年）的夏天，也就是赵匡胤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又失学了。前后算起来，赵匡胤在洛阳读了两年书，在汴梁也是读了两年。

赵匡胤在洛阳失学是因为他骑马吓着了陈先生，而他在汴梁失学则是因为辛文悦不见了。确切地说，辛文悦是在汴梁城里失踪了，甚至连官府的公差都找不着他。

官府的公差为何要找寻辛文悦？原来，辛文悦的那位江湖好汉朋友其实是一位专门从事打劫行当的大盗。因武艺超群，他屡屡得手。得手后，便将所得的大



半财物藏匿于辛文悦处。也就是说，辛文悦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做掩护，专门替那位江湖朋友窝藏赃物。

所谓“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”，那位江湖朋友终于在一次行劫时，被官府逮着了。虽然那位江湖好汉在被关进大牢后不久就自杀身亡，但辛文悦闻之也不敢大意。为安全起见，他还是卷起金银细软溜之大吉了。

果然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官府就顺藤摸瓜，查到了辛文悦的头上，只是辛文悦的家里早已是人去屋空。

赵弘殷是在官府开始追查辛文悦的时候才得知此事的。他不无感慨地对杜氏道：“真没有想到啊，那辛文悦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又饱读诗书，竟然与强盗为伍，这真是‘知人知面不知心’啊！”

杜氏却十分平静地说道：“世道混乱，什么样的人都会有，什么样的事情也都会发生。”

赵匡胤得知辛文悦失踪的真相后，虽然不无惊异，但在内心深处却仍对辛文悦充满了感激。没有辛文悦，他那种强烈的学武愿望就无法得到满足。

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激，赵匡胤一直珍藏着，甚至直到他做了皇帝之后，再次见到辛文悦时，这种感激也没有消退，以至于他还因此与宰相赵普彻底闹翻了脸，并为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辛文悦失踪了，赵匡胤无学可上了，赵弘殷便又想着为儿子重新物色一位先生。赵匡胤知道后，无论父母怎样劝，他都不同意。

他情知跟父亲说没什么用，便缠着母亲道：“娘，您对孩子说过，等孩儿长大了，就叫爹教孩儿练武。现在，孩儿已经长大了，娘不能说话不算数的……”

赵匡胤虽然只有十二岁，但因为个头高身体壮，一眼看过去确实也像个大小人了。杜氏见儿子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读书，于是就劝丈夫道：“世道不太平，就让胤儿跟你学几招功夫防身吧。不然，一个将军的儿子连一点武功都不会，别人也会笑话的。”

赵弘殷觉得妻子所言也不无道理，于是就暂时打消了让儿子继续读书的念头。更何况，练习武艺，应从小做起，如果等儿子真正长大了再想教他武艺，恐怕就迟了。殊不知，赵匡胤当时一身的武艺，已经不在父亲之下，只是尚欠几分火候而已。

赵弘殷问儿子希望学练何种武艺，赵匡胤回答：“想学练骑在马上耍剑。”

骑在马上仗剑劈刺，是赵弘殷武艺中的强项，而又恰恰是那位江湖大盗的弱项。故而，赵匡胤自然就想把父亲的高招学到手。

因为驭马的技术高超，所以赵匡胤学练马上剑术就没有多少困难。在父亲精心指导之下，只两个月左右时间，赵匡胤的马上仗剑劈刺功夫就很像模像样了。